■ 我们的祖先

崤之战与权谋时代的到来

秦穆公出兵伐晋，晋三军元帅听说了秦军近乎“背叛”的举动，就劝说自己的国君晋襄公说：“秦人跑去中原争霸，我们宽纵它以后就会生祸患。如今秦军劳师袭远，正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。”于是，晋军开始进行动员，重耳的丧事也不办了，全国专注力量打仗。

□潇水（历史作家）

晋军在崤山地区，秦军的归途上进行伏击，地点就是后来著名的函谷关，当时还没有修这个关，位置在河南向西进入陕西的咽喉要道——崤山地区。他们利用有利地形，把大石头从山顶滚下去，这些套在甲胄里的魁梧的陕西军汉，被成批的砸成了肉饼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崤之战”。

“城濮之战”、“崤之战”是先轸指挥的两个军事杰作。从这两个案例中也看得出来，先轸这人打仗有特点，喜欢大胆使用诈谋。从前，贵族们打仗讲究堂堂正正，列阵对战，为了表示实诚，作战前要在对方的视线注视下摆好阵势，击鼓，再行进攻，不能蔫不作声地偷袭。如果是攻击到了国邑之郊，先发声出号，才能进攻。总之像宋襄公那样，不要搞诈谋。而在“城濮之战”中，晋军使用老虎皮吓唬敌人（楚军），又在佯退中以优势兵力反身夹击敌人。在“崤之战”中又利用险阻，巧妙设伏，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堂堂正正的文雅古风。

先轸这种“战争诈谋化”的实践，被后来的孙武总结提升为“兵不厌诈”的新军事思想，这也是《孙子兵法》中的灵魂。孙武正是从“城濮之战”、“崤之战”这样的真实战例中，提炼出了他的“兵者，诡道也”的核心军事思想，并且影响了后代一大批人。从此，“兵不厌诈”的新思想，更加取代了传统的堂堂正正的打法。

但是“兵不厌诈”，也未必就是好事：为了求得胜利，绞尽脑汁运用诈谋，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。同时，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，从前的贵族精神再也没有了。“兵不厌诈”的思想，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，也影响到了民间。譬如做实业的人，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拼产品质量的路，总想着走走捷径、造造水分、掺掺假料、搞搞关系、用用特权、钻钻漏洞、偷偷税款、借借声势，丝毫不内疚，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很了不起的本事。最后，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，用巧劲赢过对方。

现在，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权谋大国了，市面上最好卖的书就是讲权谋的书。《孙子兵法》被一直津津乐道，认为它能经商致用，正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。不是常听人说吗：中国人聪明、中国人确实聪明、太聪明了！——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，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“聪明”起来的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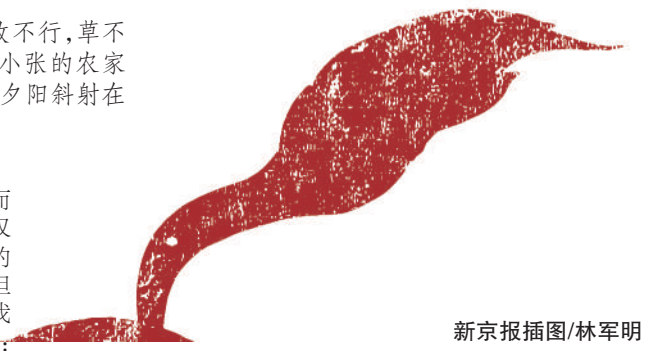
“兵不厌诈”的对立面就是“遵守原则”。“兵不厌诈”的潜台词就是“没有绝对的原则，一切皆可以出入”。导致了中国人不太守原则。

总体来看，在春秋时代，那时的中国人，不论打仗还是做事，更一根筋，更认认真真讲原则。这也许是更值得怀念的。那些他们身上具备的而我们由于“太聪明”而不再具备的东西，正是感动和引起我们怀念的地方！

■ 格格不入

北方的马（下）

这是初秋的张北草原，小张是当地的牧民。他说如今光放牧不行，草不够吃养不了太多牲口，必须要搞点副业——旅游。晚上就住在小张的农家院里，他家做了手把羊肉，傍晚就在院子里架起了炉子和烤架。夕阳斜射在炭火上，架子上新鲜的羊肉滴下来油，扑哧扑哧地往上蹿火苗。



新京报插图/林军明

□桑格格（作家）

他热情地招呼我们过来团坐，他手上拿着一瓶酒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来点？我知道他怕我是个女的，不喝酒，尤其是白酒。我点点头：来点就来点。

这酒叫做草原白，一种烈性白酒，单喝辣得要命，配着流油的热羊肉倒是一绝。我并不怎么爱攀谈，但是酒却不用劝。小张看见我这样喝着，高兴地搓着手，一个劲的哎呀一个劲地劝肉劝酒。几杯酒下肚，他话就多了起来：说起他的马来，这匹枣红马已经老了，他爸爸养下的，和他一起长大。我不禁朝外面看了看，他们不把马养在家里，到晚上自己上坡吃草去，找个地方睡，白天自己回来。大冬天也是。他眼神慢慢涌上来温柔，说：这枣红马还是我救活的呢，有一年得了绞肠痧，疼得满地滚，兽医来了说不行了，杀了吧少受点罪。我就不让，想这绞肠痧就是肠子打绞么，就大着胆子从后门把胳膊伸进去掏，一边掏一边和它说话，说你别怕我救你呢，那枣红马喷的沫子都是粉红的了，发着抖躺在地上让我掏，我试着一点一点把捋着那打绞的肠子，挖出来一把一把消化不了的草料。然后，守了它一夜，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它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我抱着它的头就号啕大哭！

我问：啥是后门？他把冒出来的眼泪硬生生噎了回去：唔……就是肛门！我端起杯子：来，为了后门，走一个。

他仰头就是一满杯，没一滴剩下：你知道么，今天青马带你跑起来那种步伐，叫做绷子，就是四蹄全速，那是最快也最舒服的一种跑法，人一点也不遭罪。我重重地嗯一声：可不！反而慢步走人最受不了。他叹口气：青马是匹年轻力壮的马，我的枣红可不行喽！但它跟我走的地方最多！我问：最远去过哪里？他说：厦门。

厦门是一家游乐场雇他们去的，给的价钱高，小张算过，一年下来，吃住用度除开，够他添置三匹俄罗斯种的马匹。他当时是带着三匹马去的，我问：那两匹马呢？小张没说话，拿着小匕首在羊腿骨上慢慢剔肉，剔下来，又小心蘸着孜然辣椒粉送到嘴里咀嚼起来，我发现他闭着嘴嚼东西的样子真有点像马。半晌之后，他痛快地说：都死了！一匹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倒下就不起来了；还有一匹，迷路走到高速路给车撞死了。剩下的枣红当时也病了，我抱着它下了死命令：你是北方的马，我带你回家，你死也要死在北方的草原上。然后，枣红马好歹跟我回来了，你看，就是现在不能大奔了。

我喝了一大口酒，慢悠悠唱起来一首歌，那是一首蒙古的歌，说的是草原的马儿要回到家乡，蹄子走烂了也要回到家乡。

小张在厦门没有干够时间就回来了，他也并没有拿到能买那三匹俄罗斯马的钱，还白白搭上那两匹马的性命。他说他不要钱了，回来之后，也不打算再出门了。

夜深了，酒席撤去，小张半醉着谢谢我听他讲这么多话，说这样的客人不多。我也半醉着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马的故事，故事真好。我面颊滚烫，面对黑暗站着，空气清凉。我知道不远处是草坡，模模糊糊中有影子在晃动，那是北方的马儿，吃饱了草，休息，安静地等着天亮，好回到主人身边。

■ 吃了吗您呐

那颗自来红

□崔岱远（文化学者）

转眼就到中秋了，天变得那么高，那么蓝，那么清澈，人的心情也透着格外敞亮，街边商店里的各色月饼早就摆上了台面。什么双黄月饼、莲蓉月饼、法式月饼，甚至还有冰激凌月饼……让人目不暇接。不过在众多的月饼当中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最有京范儿的自来红。

自来红，用地道的北京音读起来第二个字应当是轻声，听起来是“滋了红”。这种月饼个头儿不算很大，一斤能称十来块。它不是用模子刻出来的扁平圆饼，而是圆鼓鼓的像个深棕色小馒头，朝上的鼓面上也没有其他月饼那样刻着花里胡哨的图案，而仅仅在正中央印了个深棕色的圆圈。如此朴素的小玩意儿，做起来却绝不能将就，那必须是按照一定的配比，用香油把面和透了做皮，把冰糖渣、青丝、红丝、核桃仁儿、瓜子仁儿用白糖调成馅料。烤炙的火候得掌握到不糊不生，色泽均匀才行。

掰开块小巧的自来红，会闻到一股扑鼻的浓香，晶莹剔透的冰糖像水晶一样镶嵌在碧绿的青丝和鲜艳的红丝之间，看着就喜庆。咬上一口，皮酥松却不艮，馅爽口而不黏，只觉得唇齿间疏松绵润，怎么不让人越吃越喜欢？

从前中秋祭月，供桌上少不了月饼，但并不是什么月饼都有资格上供。祭月的月饼必须是素的。小巧玲珑的自来红，却有着庄重、古朴的气度。所以它不仅担当得起供月的重任，而且可以作为家家户户过年时供佛祀祖用的素果。

古人认为甜蜜的味道充满了高贵和神秘，可以和光明美好联系在一起，所以上供的吃食必是甜的。先人们用甜蜜的美味来祈祷幸福，而这些美味往往又成了祈祷的对象，这已然形成一种礼仪，一种文化，既是对甜蜜生活的赞美，也寄托了对团圆的憧憬。北京普通人家祭月供的都是两碟自来红。简单朴素，却考究庄重。当然，“心到神知，上供人吃”，上供撤下的素果最终还是给自家人吃的。

和自来红配对的还有一种月饼叫自来白。大小、形状和自来红非常相似，只是颜色不同。它的表面是乳白色的，底上呈麦黄色。所不同的是，自来白和面用的是荤油而不是素油。自来白吃起来口感比自来红更绵软，味道也更浓厚，馅儿也要比自来红随意得多，有山楂白糖、桂花白糖、青梅白糖、豌豆、咸瓜瓤等等。可是，因为自来白算是荤品，不能承担供月的重任，只能买来自己家吃或者送给亲戚朋友。

■ 我的大学

恐惧教育

□黄晓丹（大学教师）

在新单位。签协议的时候，人事处的小姑娘柔声向我解释协议书，如果五年内评不上副教授，就不再续聘。

五年对我来说很漫长，长于过去人生的每个阶段。十一年在外的漂泊方定，回到家乡，觉得一草一木、校园里宽阔的水面和午后的阳光都比那个叫做“职称”的东西真实得多。

关起办公室的门，好心人找我谈话。花了三个小时，他要告诉我环境的险恶、竞争的激烈。

“如果你们系不把这个奖给你，别人就不会带你玩。所以明年拿不到，后年也拿不到。”

“奖项少青椒多，拿不到奖职称不能评，走人的就是你”。

走出办公室，世界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。秋寒已至，行人匆匆，宿舍里的细麻布窗帘、骨瓷水杯、竹质书架和羊毛地毯，寂静中咖啡壶的咕噜声都失去了美感，变成了一种不知死活的苟且偷安。

我愚蠢的正义感在此时忽然蠢蠢欲动。于是我掏出手机，给另一个青椒打了个电话，提醒他注意这个此时拿不到就永远拿不到，并且必然导致解聘的奖项。他在电话那头厉声控诉居然对此一无所知。不到十分钟，第三只青椒悲愤欲绝的电话也到了。接着第四只青椒绝望地证实昨天就知道了自己那组不带她玩，并透露第五只青椒已经沮丧地和男朋友吵了一架。

在那个时刻，如果有楼外的眼睛，他会看到青教公寓的不同房间里，同时有五个年轻人沮丧地放下了电话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不管是CD、QQ还是短信，都无法把他们从暂时的呆滞中拉回来。他们关掉下载了一半的电影、扔下手里的睫毛膏、一口喝掉杯里的咖啡、合上小说、调低音响、把刚取出的新裙子扔回衣柜。

“总不会所有青椒都被解聘吧”，半小时后，最年长的一只青椒回过神来。

“我入职手续还没办呢，这次没资格申请”。后知后觉的青椒某发觉自己白沮丧了半天。接着，一只青椒想起原本的计划是三年后去北京；另一只想起来男朋友还在南京，希望自己回去；第三只青椒打开回了一半的email，发现自己写给导师的信，是想问一下她应该在两年后还是三年后去美国做博士后。

我忽然想起好心人憔悴的神色。缠绕着她的恐惧也曾穿透了我。我也曾掏出手机，好心地散布恐慌。时近黄昏，一个原本风和日丽的美好秋日就被我自己毁掉了。

责编 曲飞 美编 倪萍 责校 赵琳